



## 春天正忙

□黄芳

花儿像约好了时间,一股脑儿地都出了门。

桃花,李花,樱花,菜花……怎么忙得过来呢?

哪怕我起得再早,还是手忙脚乱。我要给杜鹃拍特写,要给樾木留倩影,要给桃花做写真,要给油菜花凹造型。

忙不过来的不只我一个,那边的大妈大婶更忙碌。换过五六套行头,长枪短炮都用上了,还是没有把那片油菜花搞定。那些花儿太热闹了,总是叽叽喳喳个没完:拍了集体照,个体有意见;拍了这一丛,那一朵又闹脾气。于是,摄影师只能扛着相机拎着道具,一会儿往左,一会儿往右,一会儿蹲着,一会儿站立,忙得满头大汗。最后,花儿们还是挨挨挤挤,你推我搡,嚷嚷着镜头没有给够。大妈们只好噘着嘴巴跟花儿们一个个说好话:下次再来,下次一准早点来,穿上更美丽的衣裳,系上更艳丽的纱巾,拍出来保准更漂亮。花儿们这才肯放手。引擎发动了,映照山海的眼睛还在闪闪发光,似依恋,似牵挂,频频招手。

飞舞的蝴蝶、蜜蜂也忙不过来。一会儿要与这朵约会,一会儿又要和那朵谈恋爱,一会儿是摇头摆尾舞,一会儿是八字圆圈舞。不知它们与花儿说的什么悄悄话,写的什么表白诗,灌的什么迷魂汤,让这些花儿为它们神魂颠倒、深陷其中。想必每一句都是情意绵绵、才思飞扬,每一首都是掏心掏肺、即兴原创。

花丛中的孩子也忙不过来。他们一会儿跟蜜蜂打招呼,一会儿与蝴蝶追逐。一只蚂蚁老是在一片花叶上打转,他们也要蹲下来替它着急;一只花喜鹊停在田埂上,

扯着嗓子开演唱会,他们也要停下来静静听;一群麻雀一会儿跃上树梢,一会儿潜入花海,他们便跟着追,跟着跑。孩子们就是这样闹腾,是加入花丛的又一群麻雀,一会儿追,一会儿停,一会儿跑。手中的风筝也不要了,交给大人,他们要去田间地头,与花鸟虫鱼玩耍嬉戏。

这是花儿们的走秀,是大地的欢腾,是田野的高光。

三个季节的蛰伏,风霜雨雪的死守苦熬,几百个日夜的积蓄、准备,就为此刻的美丽。

而你,正好路过。昨天,花儿们还睡眼蒙眬、眉眼未开,今天,便满血复活、描画正好。

而明天呢,容颜将谢?

是的,空气中已传来风的消息、雨的号角。

连续两周或更长时间的雨,缠绵绵,淅淅沥沥,会把池塘灌满,把泥土浸润,把叶子染绿,把茎秆喂壮。那时,花儿们便开始卸妆了,脱下霓裳羽衣,换上布衣荆钗,开启艰辛的孕育。

泥土会忙碌起来,翻耕铲挖,一样都不能落下;根叶会忙碌起来,吸收、运输、制造,一刻也不能停歇;果实会忙碌起来,灌浆、鼓胀、饱满,一霎都不能停留;鸟儿们会忙碌起来,衔泥捡枝筑巢……那些看花的人呢?大妈们收起纱巾,开始了三餐四季;孩子们端坐在教室,写写算算、书声琅琅;而青年们,收起一颗颗躁动的心,躲进小楼,各自将凌厉的顽石打磨,期待散发出温润的光。

原来,春天不会轻易谢幕,只是把一场忙碌,分成了两半:一半给花开,让世人看见;一半给花落,让泥土记得。

## 春水(组诗)

□陈有章

要有一竿斑竹  
迎风而立  
要有两只鸬鹚  
追逐樟树的香  
才能惊动呆立的妇人  
抹开窗玻璃上的水雾  
才能看清楚一场春雨  
引发的滔滔江水

### ◎春分日,龙抬头

天空不空,有雨  
垂直如胆  
挂在电线杆上

风翻着皇历  
翻到一半时  
线被风吹乱  
变成田埂  
变成河堤  
变成额头上新添的抬头纹

老梧桐树抖了抖身子  
把枝干伸向云里  
树皮上爬满青苔  
树下的根又长了年轮  
转一圈  
就缝合一道伤口  
泥土里的动静  
沿着惊蛰的拱动  
爬到头顶  
我忽然想  
也许龙不是从天上下来  
而是从地里慢慢长  
一节一节往上拱  
每一条泥缝  
都成为河流,成为闪电  
这时,春天就真的涨满了

我摸了摸后脑勺  
那里有点痒  
好像要平分点什么  
破壳而出

### ◎开采

钻到六十米出水  
又加深了二十米  
上来了沙子  
师傅说地下河开光了  
那些鱼虾岩石  
见了天日  
水会有一个沉淀过程  
由浑浊变得清澈

这多么像我这些年的生活  
一直在开采,迸发  
面对现实之后  
内心的波澜越来越平静

### ◎油菜花

这是人人喜爱的  
踏青而来的  
黄女士  
已打开三月的裙裾

蜂蝶旋成一对伴侣  
轻落你的帽檐,春风里  
共尝你的甜

黄女士  
今日风华正好  
幸得与你同游  
有些一瓣一瓣的欢喜  
不便说出口  
我已用鼻息轻抵你的温柔

### ◎翠鸟

红色的小爪子  
鲜艳的羽毛  
灵活的眼睛  
又长又尖的嘴  
清脆的鸣声  
当我板书完这些特征  
试图画出一枝苇秆  
回头看见  
台下这群翠鸟飞走了  
只留下一片水浪在回响

### ◎豌豆花

她穿一件紫白相间的衣裳  
摆在阳光下,用木质的梳  
梳理着春风  
一对画眉在欢叫  
她站起,扭了扭腰身  
等一匹五花马  
和一个年轻的画师  
入镜

### ◎树洞

永州之野  
一棵樟树被挂牌命名  
五百年后,正好我经过  
看见它开枝散叶欢迎我  
平地面的躯千里  
一个容得下小桌子的树洞  
对外开放  
坐进去,成为树的一部分  
成了树人  
我身体的汁向上流动  
成为冠状的云  
五百年后  
如果有人也经过此地  
他会不会提取一截木偶  
歌唱湘江北去,今古传奇